羣書治要

舊無史記列傳四字加之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史記下　吳越春秋

史記

列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常與鮑叔牙遊、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

既用任政於齊、桓公以覇、九合諸侯、壹匡天下、管仲之謀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常爲名大夫、世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

晏平仲嬰者、萊人也、萊者、今東萊地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其在朝、君語及之則危言、語不及則危行、國有道則順命、無道則衡命、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太史公曰、吾讀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

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也、作孤憤五蠹內外儲說林說難十餘萬言、人或傳其書至秦、秦王見之曰、嗟乎、寡人得見此人與之游、死不恨矣、秦因急攻韓、韓王乃遣非使秦、秦王悅之、未信用、李斯姚賈害之、毀之曰、韓非、韓之諸公子也、今王欲幷諸侯、非終爲韓不爲秦、此人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歸之、此自遺患也、不如以過法誅之、秦王以爲然、下吏治非、李斯使人遺非藥、使早

自殺、韓非欲自陳、不得見、王後悔、使人赦之、非已死矣、

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齊景公時、晉伐阿甄、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景公患之、晏嬰乃薦田穰苴、景公以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加之大夫之上、士卒未附、百姓不信、願得君之寵臣、國之所尊以監軍、乃可、於是景公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旦日日中會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

舊無穰字無食不甘味四字補之

立表下漏待賈、賈素驕貴、親戚左右送之、留飲、夕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則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於是遂斬莊賈以徇、三軍之士皆振慄、然後行、士卒次舍井竈飲食、問疾醫藥、身自拊循之、悉取將軍之資糧享士卒、平分糧食、最比其羸弱者、三日

本書立作寧

而後勒兵、病者求行、爭奮赴戰、晉師聞之、爲罷去、燕師聞之、渡易水而解、於是追擊之、遂取所亡故境而歸、立爲大司馬、

孫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於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許之、出宮中美人、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爲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孫子曰、前則視心、左則視左

手、右則視右手、後則視背、婦人曰諾、乃設鈇鉞、三令而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而五申之、鼓之左、婦人復大笑、孫子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王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姬、食不甘味、願勿斬也、孫子曰、臣已受命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二

舊無用兵二字 無齊字 補之

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孫子使使報曰、兵已整、唯王所欲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王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觀、孫子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也、卒以爲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顯名諸侯、

吳起者、衞人也、魏文侯以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糧、與士卒分

勞、卒有病疽者、吳起爲吮之、卒母哭之、人曰、子
卒也、而將軍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不然也、往
年吳公吮其父、其父戰不旋踵、而遂死於敵、今
又吮此子、妾不知其死處矣、是以哭之、文侯旣
卒、事武侯、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起曰、
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起對曰、在德不
在險、昔三苗氏、左洞庭、而右彭蠡、德義不修、而
禹滅之、夏桀之居、左河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
羊腸在其北、（羊腸坂、在大原、）修政不仁、而湯放之、殷紂

河作川

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殺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

甘茂者下蔡人也秦武王以爲左丞相謂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河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茂曰請之魏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茂謂向壽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壽歸以告王王迎茂於息壤茂至王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雖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

然作之下同

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曾參之處費魯人有與曾參同姓名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其母尚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告之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杼也始張儀西幷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賢先王魏文侯令

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功、主君之力也、今臣羈旅之臣、樗里子公孫奭二人者挾韓而議、王必聽之、王欺魏而臣受公仲侈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與子盟、卒使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茂欲罷兵、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茂擊之、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

白起者、郿人也、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使白起爲上將軍、前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安君所爲秦戰勝攻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無欲爲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人、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

無遂字

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聽之、皆罷兵、武安君由是與應侯有隙、秦復發兵、使王陵攻趙、陵戰少利、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亦過半、國內空、遂遠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必矣、不可、秦王强起武安君、武安君遂稱病篤、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爲士伍、

遷之陰密、屬安定、武安君病、未能行、秦王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西門十里至杜郵、秦昭王與應侯羣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使使者賜之劒自裁、武安君遂自殺、秦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樂毅聞燕昭王屈身下士、先禮郭隗、以招賢者、毅爲魏使燕、遂委質爲臣、昭王以爲亞卿、時齊湣王强自矜、百姓弗堪、於是昭王使毅約趙楚

魏以伐齊、昭王悉起兵使毅爲上將軍、并護趙
楚韓魏燕之兵以伐齊、破之濟西、諸侯兵罷歸、
而毅獨追入臨菑、盡取齊寶財物輸之燕、昭王
大悅、封樂毅於昌國、齊七十餘城皆爲郡縣以
屬燕、唯獨莒卽墨未服、會燕昭王卒、惠王自爲
太子時嘗不快於毅、及卽位、齊之田單聞之、乃
縱反間於燕曰、齊城不下者兩城耳、然所以不
早下者、聞樂毅與燕新王有隙、欲連兵且留齊、
南面而王齊、齊之所患、唯恐他將之來、惠王固

已疑毅得齊間乃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知燕
王之弗善代之遂西降趙齊田單遂破騎劫盡
復得齊城

廉頗者趙之良將也藺相如者趙人也趙王與
秦王會澠池秦王飲酒酣曰寡人竊聞趙王好
音請奏瑟趙王鼓瑟秦御史前書曰某年某月
秦王與趙王會飲令趙王鼓瑟相如前曰趙王
竊聞秦王善爲秦聲請奉盆缻以相樂秦王怒
不許於是相如前進缻因跪請秦王不肯擊缻

相如曰、五步之內、相如請得以頸血濺大王矣、左右欲刃相如、相如張目叱之、左右皆靡、於是秦王不懌、爲壹擊缻、相如顧召趙御史書曰、某月、秦王爲趙王擊缻、秦之羣臣曰、請以趙十五城爲秦王壽、相如亦曰、請以秦之咸陽爲趙王壽、秦王竟酒、終不能加勝於趙、既罷歸國、以相如功大、拜爲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廉頗曰、我爲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藺相如徒以口舌爲勞、而位居我上、且相如素賤人、吾羞、不忍爲之下、

固指作
故長之

宣言曰、我見相如必辱之、相如聞每朝常稱病、已而相如出望見廉頗、引車避匿、於是舍人相與諫曰、臣所以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匿之、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相如固止之曰、公之視廉將軍、孰與秦王、曰、不若也、相如曰、夫以秦王之威、而相如廷叱之、辱其羣臣、相如雖駑、獨何畏廉將軍哉、顧吾念之、彊秦之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徒

以吾兩人在也、今兩虎鬭、其勢不俱生、吾所以爲此、先公家之急、而後私讎也、頗聞之、肉袒負荊、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曰、鄙賤之人、不知將軍寬之至此也、卒相與歡、爲刎頸之交、

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收稅、而平原君家不肯出、奢以法治之、殺平原君用事者九人、平原君怒、將殺奢、奢因說曰、君於趙爲貴公子、今縱君家而不奉公、則法削、法削則國弱、國弱則諸侯加兵、諸侯加兵、是無趙也、君安得有此富乎、以君

之貴奉公如法則上下平上下平則國強國強則趙固而君爲貴戚豈輕於天下邪平原君以爲賢言之王王用之治國賦國賦大治民富而府庫實秦伐韓軍閼與王乃令奢將救之大破秦軍惠文王賜奢爵號爲馬服君孝成王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使廉頗將固壁不戰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趙奢之子趙括爲將耳趙王因以括爲將代廉頗括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奢言兵事奢不能

難、然不謂之善、括母問其故、奢曰、兵死地也、而括易言之、使趙不將括則已、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及括將行、其母上書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爲將、身所奉飯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與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爲將、東向而朝、軍吏無仰視之者、王所賜金帛、歸藏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王以爲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

毋置之、吾已決矣、終遣之、括既代廉頗、悉更約
束、易置軍吏、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射殺括、數
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
日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
曰、匈奴即入盜、急入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如是
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爲怯、雖趙邊兵、
亦以爲吾將怯、趙王讓牧、牧如故、趙王怒召之、
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戰數不利、失

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牧、牧固稱疾、趙王乃復
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如前乃敢奉令、王
許之、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爲怯、
邊士日得賜而不用、皆願得一戰、於是悉勒習
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
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牧多爲奇
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破東
胡、單于奔走、匈奴不敢近趙邊、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爲楚懷王左徒、博聞

強志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平造爲憲令、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爲令、衆莫弗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以爲非我莫能爲也、王怒而疏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平既絀、其後秦大破楚師、懷王入秦而不

反平雖放流睠顧楚國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令尹子蘭卒使上官大夫短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遷於江南）遂自投汨羅以死（汨水在羅故曰汨羅）原既死之後楚日以削竟爲秦所滅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氏及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三分其地襄子漆智伯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變名易姓爲刑人入宮塗廁欲以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

問塗廁之刑人、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仇、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厲、吞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以子之材、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

心以事其君也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趙襄子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讎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讎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皆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爲丞相始皇出遊會稽斯

及中車府令趙高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使監兵上郡蒙恬為將少子胡亥從始皇帝至沙丘疾甚令趙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於是斯高相與謀詐為受始皇詔立子胡亥為太子更為書賜扶蘇劍以自裁將軍恬賜死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謂高曰夫人生世間也譬猶騁六驥

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好、
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
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
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願陛下少留意焉、
夫沙丘謀、諸公子至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
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
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
兵居外、臣戰戰慄慄、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
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

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羣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爲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治之誅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

無言之道　之道

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廐之寶馬臣得賜之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書上胡亥大悅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高曰人臣當憂死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叛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道馳道賦斂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斯數欲請間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堂高三尺茅

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甌、啜土鉶、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禹鑿龍門疏九河、手足胼胝、面目黎黑、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夫所謂賢人者、必將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也、今身且弗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奈何、斯子由

爲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李斯恐懼、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耶、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爲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

舊無梏字補之　下桎梏同

所上有人字

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爲尊賢者爲其貴也而所爲惡不肖者爲其賤也夫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可謂大繆矣謂之爲桎梏不亦宜乎不知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

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於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爲能深督輕罪、夫輕罪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弗敢犯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弗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摩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

欲、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掩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而莫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申韓之術、而修商君之法、法修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有也、故督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羣臣百姓、救過不給、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

臣之術矣、雖申韓復生、弗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爲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爲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矣、初趙高爲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

天下、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
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
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廷見大臣、居
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高、高聞斯以
爲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益發繇
治阿房、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爲位賤、此眞
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
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所欲言者、不可
傳也、欲見無間、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爲君侯上

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宴樂、婦女居前、使
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
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
宴私、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且固我哉、趙
高因曰、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
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
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由為
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
盜公行、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

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爲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斯聞之、因上書言高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其爲變也、二世曰、何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爲安肆志、不以危易心、絜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識不習治、而君又老、恐與天下

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哉、且趙君爲人、精廉強力、下知民情、上能適朕、君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欲無饜、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二世乃私告趙高、高曰、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欲爲田常所爲、於是二世責斯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高治斯、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有功、實無反心、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高使吏弃去弗奏、曰、囚安得上書、

使其客十餘輩、詐爲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爲如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爲丞相所賣、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遂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高爲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爲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于此、可

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遊弋獵、有行人、二世自射殺之、高乃諫二世、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高劫令自殺也、

田叔者、趙人也、趙王張敖以爲郎中、高祖過趙、貫高等謀弑上、發覺、詔捕趙王、趙有敢隨王者罪三族、唯孟舒田叔等、自髡鉗、隨王至長安、敖得出、叔爲漢中守、文帝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

者乎、叔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上曰、先帝置舒
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舒不能堅守、無故士
卒戰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曰、是乃孟
舒所以爲長者也、漢與楚相距、士卒疲弊、匈奴
冐頓新服北夷、來爲邊害、孟舒知士卒疲弊、不
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爲父、弟爲兄、以故
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
以爲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以爲雲中
守、景帝以田叔爲魯相、魯王好獵、相常從入苑

中、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待王苑外、王
數使人請相曰、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
獨何爲就舍、魯王以故不大出遊、

循吏傳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導民也、刑罰所以禁姦也、
文武不備、良民懼然身修者、官未嘗亂也、奉職
循理、亦可以爲治、何必威嚴哉、

公儀休爲魯相、奉法循理、無所變更、百官自正、
使食祿者不得與下民爭利、受大者不得取小、

客有遺相魚者、不受也、客曰、聞君嗜魚、遺君魚、何故不受也、相曰、以嗜魚故不受也、今爲相、能自給魚、今受魚而免、誰復給我魚者、吾故不受也、食茹而美、拔其園葵而弃之、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云欲令農士工女安所讎其貨乎、

酷吏傳

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格正 老氏稱、法令滋章、

盜賊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淸濁之源也、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健嚴酷惡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言道德者、溺於職矣、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下士聞道大笑之、非虛言也、漢興、破觚而爲圓、（方）斲雕而爲朴、網漏於吞舟之魚、而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由是觀之、在彼不在此、在道德、不在嚴酷也、

滑稽傳

優孟者、楚優人也、莊王之時、有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啗以棗脯、馬病肥死、使以大夫禮葬之、下令、有諫者死、優孟入門大哭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以雕玉爲棺、文梓爲椁、發卒穿壙、老弱負土、廟食太牢、奉以萬戶、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王曰、寡人過一至此乎、爲之奈何、孟曰請爲

右無大王二字補之人

大王六畜葬之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大官、無令天下久聞也、楚相孫叔敖死、其子窮困負薪、孟卽爲敖衣冠、抵掌談語、（抵掌、談說之容則也、）歲餘像孫叔敖、王大驚、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孟曰、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之爲楚相、盡忠爲廉以治楚、楚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錐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楚相不足爲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叔敖子、封之寢丘、

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爲笑言、然合大道、秦始

舊無用其六其補之

皇帝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輟止、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爲漆耳、顧難爲蔭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魏文侯時、西門豹爲鄴令、鄴三老廷掾、常歲賦斂百姓、收取其錢、得數百萬、用其二三十萬爲河伯娶婦、與祝巫共分其餘錢、人家有好女者、

舊無以故城中益空無七字補之

舊無大巫嫗之嫗字補之下大巫嫗同

舊無豹曰若皆

持女逃亡、以故城中益空無人、又困貧、俗曰、不爲河伯娶婦、水來漂沒、至爲河伯娶婦、送女河上、豹往會之曰、是女不好、煩大巫嫗入報、更求好女、後日送之、卽使吏卒共抱大巫嫗投之河中、有頃曰、巫嫗何久也、弟子趣之、復以弟子一人投河中、有頃曰、弟子何久也、復使投之、凡投三弟子也、豹曰、巫嫗弟子、女子也、不能白事、煩三老爲入白之、復投三老、豹曰、巫嫗三老不來、奈何、欲復使掾趣之、皆叩頭破額血流、豹曰、若

四字補之

皆罷歸去、吏民大驚恐、從是已後、不敢言爲河伯娶婦、豹發民鑿十二渠、引河水灌田、民煩苦不欲、豹曰、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今雖患苦、然期令子孫思我、至今皆得水利、民人以給足、故豹爲鄴令、澤流後世、無絕已時、子產治鄭、民不能欺、子賤治單父、人不忍欺、西門豹治鄴、人不敢欺、三子之才能、誰最賢哉、辨治者當能別之、魏文帝問羣臣三不欺於君德孰優、大尉鍾繇、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對曰、臣以爲君任德、則臣感義而不忍欺、君任察、則臣畏覺而不能欺、君任刑、則臣畏罪而不敢欺、任德感義、與夫

等德齊禮、有恥且格、等同歸者也、孔子曰、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考以斯言、論以斯義、臣等以爲不忍欺、不能欺、優劣之縣在權衡、非徒低昂之差、乃鈞銖之覺也、目前志稱仁者安仁、智者利仁、畏罪者強仁、校其仁者功、則無以殊、核其爲仁者、則不得不異、安仁者、性善者也、利仁者、力行者也、強仁者、不得已者也、三仁相比、則安者優矣、易稱、神而化、使民宜之、若君化然也、然則安仁之化、與夫強仁之化、優劣亦不得不相懸絕也、然則三臣之不欺、雖同、所以不欺異、則純以恩義、崇不欺、與以威察成不欺、既不得同槩而比量、又不得錯綜而易處、

吳越春秋

吳王夫差聞孔子與子貢游於吳、出求觀其形、

變服而行、爲或人所戲而傷其指、夫差還發兵
索於國中、欲誅或人、子胥諫曰、臣聞昔上帝之
少子、下游靑泠之淵、化爲鯉魚、隨流而戲、漁者
豫沮射而中之、上訴天帝、天帝曰、汝方游之時、
何衣而行、少子曰、我爲鯉魚、上帝曰、汝乃白龍
也、而變爲魚、漁者射汝、是其宜也、又何怨焉、今
夫、大王弃萬乘之服、而從匹夫之禮、而爲或人
所刑、亦其宜也、於是吳王默然不言、
吳王夫差興兵伐齊、掘爲溪溝、通於商魯之間、

纆作攝
愈心財進作翕心而進

北屬之沂，西屬之濟，欲以會晉，恐羣臣之諫也，乃令於邦中曰，寡人伐齊，敢有諫者死，太子友乃風諫，以發激吳王之心，以淸朝時，懷丸挾彈，從後園而來，衣袷履濡，吳王怪而問之曰，何爲如此也，友曰，遊於後園，聞秋蟬之鳴，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淸露，其鳴悲吟，自以爲安，不知蟷蜋超枝緣條，申要擧刃，纆其形也，夫蟷蜋，愈心財進，志在利蟬，不知黃雀徘徊枝葉，欲啄之也，夫黃雀但知何蟷蜋，不知臣飛丸之集其

背也、但臣知虛心、念在黃雀、不知穽𦥯在於前、掩怨陷隧於深井也、王曰、天下之愚、莫過於斯、知貪前之利、不睹其後之患也、對曰、天下之愚、非但直於是也、復有甚者、王曰、豈復有甚於是者乎、友曰、夫魯守文抱德、無欲於隣國、而齊伐之、齊徒知舉兵伐魯、不知吳悉境內之士、盡府庫之財、暴師千里而攻之也、吳徒知踰境貪敵往伐齊、不知越王將選其死士、出三江之口、入五湖之中、屠滅吳國也、臣竊觀禍之端、天下之

下吳國同

危。莫過於斯也。王喟然而歎。默無所言。遂往伐齊。不用太子之諫。越王勾踐聞吳王北伐。乃帥軍泝江以襲吳。遂入吳國。焚其姑蘇之臺。

羣書治要卷第十二

原缺

羣書治要卷第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漢書二

志

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爲急、治身者、斯須忘禮、則暴嫚入之矣、爲國者、一朝失禮、則荒亂及之矣、人函天地陰陽之氣、有喜怒哀樂之情、天稟其性、而不能節也、聖人能爲之節、而不能絕也、故象天地、而制禮樂、所以通神明、立人倫、

本書祭祀作喪祭

刑之之刑作行

正情性、節萬事者也、哀有哭踊之節、樂有歌舞之容、正人足以副其誠、邪人足以防其失、故婚姻之禮廢、則夫婦之道乖、而淫僻之罪多、鄉飲之禮廢、則長幼之序亂、而爭鬬之獄繁、祭祀之禮廢、則骨肉之恩薄、而背死忘先者衆、朝聘之禮廢、則君臣之位失、而侵陵之漸起、故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風易俗、莫善於樂、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刑之、刑以防之、禮樂政刑、四達而不誖、則王道備矣、樂以治內而爲同、同於

和樂也、禮以脩外而爲異、尊卑爲異同則和親、異則畏敬、和親則無怨、畏敬則不爭、揖讓而天下治者、禮樂之謂也、王者必因前王之禮、順時宜、有所損益、卽民心稍稍制作、至太平而大備、周監二代、禮文尤具、事爲之制、曲爲之防、故稱禮經三百、威儀三千、於是教化浹洽、民用和睦、灾害不生、禍亂不作、囹圄空虛、四十餘年、及其衰也、諸侯踰越法度、惡禮制之害己、去其篇籍、遭秦滅學、遂以亂亡、漢興、撥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

孫通制禮儀、以正君臣之位、高祖悅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也、遂定儀法、未盡備而通終、至文帝時、賈誼以爲漢承秦之敗俗、棄禮義捐廉耻、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向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立君臣等上下、使綱紀有序、六親和睦、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也、人之所設、不爲不立、不脩則壞、乃草具其儀、天子悅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

遂寢、至武帝即位、議立明堂、制禮服、會竇太后不悅儒術、其事又廢、後董仲舒言、王者承天意以從事、故務德教而省刑罰、今廢先王之德教、獨用執法之吏治民、而欲德化被四海、故難成也、是故古之王者、莫不以教化為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教化已明、習俗已成、天下嘗無一人之獄矣、至周末世、大為無道、秦繼其後、又益甚之、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如以湯止

沸沸愈甚而無益譬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為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故漢得天下以來常欲以善治而至今不能勝殘去殺者失之當更化而不能更化也是時上方征討四夷銳志武功不暇留意禮文之事至宣帝時琅耶王吉為諫大夫又上疏言欲治之主不世出公卿幸得遭遇其時未有建萬世之長策舉明主於三代之隆者也其務在於簿書斷獄聽訟而已此非太平之基

也、上不納其言、至成帝時、劉向說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讓之容、以風化天下、如此而不治、未之有也、或曰、不能具禮、禮以養人爲本、如有過差、是過而養人也、刑罰之過、或至死傷、今之刑、非皐陶之法也、而有司請定法、削則削、筆則筆、救時務也、至於禮樂則曰不敢、是敢於殺人、不敢於養人也、夫敎化之比於刑法、刑法輕、是舍所重而急所輕也、且敎化所恃以爲治、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廢所恃、而

獨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廱、營表未作、遭成帝崩、世祖受命中興、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廱、明帝即位、躬行其禮、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以其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說、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夫人宵天地之貌、宵、化也、言禀天地氣化而生也、懷五常之性、仁義禮智信也、聰明精粹、精、細也、粹、淳也、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嗜欲、趨走不足以避利害、無毛羽

用作任

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爲養、用智而不恃力、此所以爲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羣、不能羣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悅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爲君矣、歸而往之、是爲王矣、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爲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爲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明威也、聖人既躬明哲之性、必通天地之心、

隆作際

制禮作敎、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故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討而作五刑、上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扑、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諸市朝、其所繇來者上矣、自黃帝有涿鹿之戰顓頊有共工之陳、共工主水官、秉政作虐、故顓頊伐之也、唐虞之隆、至治之極、猶流共工、放讙兜、殺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夏有甘扈之誓、殷周以兵定天下、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扑不可弛

押作抽

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刑措兵寢者以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春秋之時王道寖壞禮樂不興刑罰不中陵夷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之誅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押脅鑊亨之

刑、至於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法、滅禮義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潰而叛之、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蠲削煩苛、兆民大悅、其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於是相國蕭何、捃摭秦法、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蕭曹爲相、塡以無爲、是以衣食滋殖、刑罰用希、及孝文即位、躬修元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

復上有可字

論議務在寬厚、耻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浸息、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有刑措之風、即位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公有罪當刑、其少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復屬、雖後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

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民不犯、何治之至、今法有肉刑三、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詩曰、凱悌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由至、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

世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無肉刑有象刑、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且懲其末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

盛作威

物失稱亂之端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盛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書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

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鞿羈而御䮫突以韁繫馬領曰鞿䮫突惡馬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臧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恥刑輕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治亂名

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網密而姦不塞、刑繁而民愈嫚、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淸原正本之論、刪定律令、撰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合刑罰之中、殷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

成康刑措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也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二者生民之本興自
神農之世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敎
天下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
而退各得其所而貨通食足然後國實民富而
敎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殷周之盛
詩書所述要在安民富而敎之也故易稱天地
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
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帝王所以聚人守位養成

羣生、治國安人之本也、是以聖王域民、築城郭以居之、制井廬以均之、開市肆以通之、設庠序以教之、士農工商、四民有業、聖王量能授事、四民陳力受職、故朝無廢官、邑無傲民、地無曠土、孔子曰、導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民三年耕、則餘一年之畜、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訟息、餘三年食、進業曰登、再登曰平、三登泰平、然後王德流洽、禮樂成焉、又曰、糴甚貴傷民、

貴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與甚賤、其傷一也、善爲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文帝即位、躬脩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背本趣末、賈誼說上曰、筦子曰、倉廩實知禮節、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衆、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

天下之大賊也殘賊公行莫之或止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蹷哉世之有飢穰天之行也天之行氣不能常執禹湯被之矣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恤卒然邊境有急數十萬之衆國胡以餽之兵旱相乘天下屈有勇者聚徒而橫擊並舉而爭起矣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何招而不至今毆民而

歸之農皆著於本使天下各食其力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畮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安天下而直爲此廩廩也廩廩危也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誼言始開藉田躬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爲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國無捐瘠者捐謂民飢也或謂貧乞者爲捐也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民人之衆不避湯禹加以無

天災、而畜積之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游食之人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飢之於食、不待甘旨、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民哉、明主知

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薄賦斂廣蓄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無擇也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爲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無飢寒之患此令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不勝不爲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

而賤金玉、今農夫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無者、取倍稱之息、（取一償二爲倍稱、）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

遊下有弁字

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無農夫之苦而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埶以利相傾千里遊遨冠蓋相望此商人所以兼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

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辠、如此富人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渫矣、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粟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辠、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辠、不過三歲、塞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

入粟邊各以多少級數爲差、至武帝之初、七十年間、國家無事、都鄙廩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校、校、數也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居官者以爲姓號、倉氏庾氏是也人人自愛而重犯法、先行誼而黜媿辱焉、於是罔疏而民富、是後外事四夷、內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天下虛耗、人民相食、武帝末年、悔征伐之

事、廼封丞相爲富民侯、以趙過爲搜粟都尉、教民代田、用力少而得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蓄積、宣帝即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言、糴三輔宏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天子從其計、壽昌遂白、令邊郡皆以穀賤時、增價而糴、穀貴時、減價而糶、名曰常平倉、民便之、上乃賜壽昌爵關內侯、至元帝時、乃罷常平倉、

哀帝卽位、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平帝崩、莽遂簒位、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爲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莽一朝有之、而其意未滿、陿小漢家制度、以爲疏闊、宣帝始賜單于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莽乃遣使易單于印紱、貶鉤町爲侯、二方始怨、侵犯邊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衆、欲同時十道並出、壹舉滅匈奴、海內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分裂州郡、改職作

官、下令更名、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又不定、吏緣爲姦、天下謷謷然、陷刑者衆、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圜即錢也、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令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所緩則賤、所急則貴、人君不理、則蓄賈游於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矣、計本

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民輕之之時、爲斂糴之、重之之時、官爲散之、凡輕重斂散之以時、即準平、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秦兼天下、幣爲二等、黃金以溢爲名、二十兩爲溢、秦以溢爲一金、漢以一斤爲一金也、錢質如周錢、文曰半兩、漢興、以爲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莢錢、如榆莢也、孝文爲錢益多而輕、更鑄四銖、文爲半兩、除盜鑄錢令、賈誼諫曰、夫事有召禍、而法有起姦、今令

細民人操造幣之埶、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埶不止、（報論）爲法若此、上何賴焉、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法錢不立、吏急而壹之虖、則大爲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乎、則市肆異用、錢文大亂、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今農事弃捐、而采銅者繁、姦錢日多、五穀不爲多、（民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爲多、）善人怵而爲姦邪、（怵誘動心於姦邪也）愿民陷而之刑戮、刑戮甚不祥、奈何而忽、上不聽、是時吳以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子、

狛作貊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以鑄錢財過王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蓄、忿胡粵之害、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粵、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唐蒙司馬相如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以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彭吳穿穢貊朝鮮、置滄海郡、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設謀馬邑、匈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干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中外騷擾相奉、財賂衰耗而不澹、入物者補官、

出貨者除臯、選舉陵夷、廉耻相冒、武力進用、法嚴令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其後衛青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築朔方郡、時又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饟、率十餘鍾致一石、鍾、六石四斗、置倉海郡、築衛朔方、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府庫並虛、廼募民能入奴婢、以終身復、爲郞增秩、及入羊爲郞、始於此、此後衛青比歲將十餘萬衆擊胡、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餘萬斤、而漢軍士

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焉於是經用賦稅既竭不足以奉戰士有司請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官職耗廢票騎仍再出擊胡大克獲渾邪王率數萬衆來降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廼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費以億計縣官大空富商賈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造幣以澹用而推浮淫幷兼之徒於

是以東郭咸陽孔僅爲大司農丞、領鹽鐵事、而桑宏羊貴幸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法既益嚴吏多廢免、皆謫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諸賈人末作貰貸、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占、率緡錢二千而筭一、軺車一筭、商賈人軺車二筭、（商賈人有軺車、使出二筭、重其賦也、）船五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

超荀作越改之

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財以助縣官。天子廼超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自造白金五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能半自出矣。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舉幷兼之徒，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減宣、杜周等爲中丞，義

縱尹齊王溫舒等、用慘急苛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而大農顏異誅矣、自是後有腹非之法比、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錢縱矣、楊可告緡徧天下、中家以上、大氐皆遇告、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氐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業、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饒矣、是時越欲與漢

餘下有頃字

用船戰逐、水戰相逐乃大脩昆明池、列館環之、治樓
船、高十餘丈、作栢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脩、由
此日麗、明年、天子始巡郡國、公卿白議封禪事、
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儲設共具、而望幸、
明年、南越反、西羌侵邊、天子因南方樓船士二
十餘萬人擊越、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度河築
令居、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
開田官、斥塞卒塞上候斥卒也六十萬人戍田之、中國
繕道餽糧、遠者三千餘里、邊兵不足、迺發武庫

工官兵器以贍之、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省視諸侯金有輕重、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迺拜卜式爲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器、或彊令民買之、而船有筭、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然兵所過縣、縣以爲訾給、毋乏而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元封元年、卜式貶爲太子太傅、而桑宏羊爲

治粟都尉領大農、廼請置大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輸鹽鐵官、盡籠天下之貨名曰平準、不復告緡、民不益賦、天下用饒於是宏羊賜爵左庶長、黃金者再百焉、是歲小旱、上令百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今宏羊令吏坐市列販物求利、亨宏羊、天乃雨、久之、拜宏羊為御史大夫、昭帝卽位、詔郡國、舉賢良文學士、問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示以節

儉、然後教化可興、迺罷酒酤、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王莽居攝、變漢制、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品、百姓憒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田、挾五銖錢者、為惑衆、投諸四裔、以御魑魅、於是商農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抵辠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勝數、莽知民愁、迺但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

躁作[illegible]

性躁擾、不能毋爲、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羲和置命士、督五均六斡、郡有數人、皆用富賈、乘傳求利、交錯天下、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府藏不實、百姓愈病、莽每一斡、爲設科條防禁、犯者辠至死、姦吏猾民並侵、衆庶各不安生、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計、乃更輕其法、私鑄作泉布者、與妻子沒入爲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告、與同罪、非沮寶貨、民罰

作一歲、吏免官、犯者愈衆、及五人相坐皆沒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鍾官、愁苦死者十六七、匈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豬性觸突人、故取以喻、壹切稅吏民訾三十而取一、又令公卿已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煩劇、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民、富

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爲盜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於是青徐荊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鬬死亡、緣邊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

昔仲尼沒而微言絕、隱微不顯之言、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從橫、眞僞分爭、諸子之言、紛然殽亂、至秦患之、乃焚滅文章、以愚黔首、漢興、改秦之敗、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建藏書之策、置寫書

之官書必同文、不知則闕、問諸故老、至於衰世、是非亡正、人用其私、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約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以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患也、

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游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最爲高、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抑揚、違離道本、苟以譁衆取寵、後進循之、是以五經乖析、儒學寖衰、此辟儒之患也、

道家者流、蓋出於史官、歷紀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秉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者之術也、合於堯之克讓、易之嗛嗛、

無甚作去改之

一謙而四益此其所長也及放者爲之則欲絕去禮學兼棄仁義曰獨任清虛可以爲治陰陽家者流蓋出於羲和之官敬順昊天厤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此其所長也及拘者爲之則牽於禁忌泥於小數舍人事而任鬼神法家者流蓋出於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此其所長也及刻者爲之則無教化去仁愛專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名家者流蓋出於禮官古者名位不同禮亦異

數、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此其所長也、及警者爲之、則苟鉤鈲析亂而已、

墨家者流、蓋出於清廟之守、茅屋採椽、是以貴儉、養三老五更、是以兼愛、選士大射、是以上賢、宗祀嚴父、是以右鬼、右鬼、謂信鬼神、順四時而行、是以非命、言無吉凶之命、但有賢不肖善惡也、以孝視天下、是以上同、言皆同可以治、此其所長也、及蔽者爲之、見儉之利、因以非禮、推兼愛之意、而不知別親疏、

從橫家者流、蓋出於行人之官、孔子曰、使乎使

乎、言當權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辭、此其所長也、及邪人爲之、則上詐諼而弃其信、

雜家者流、蓋出於議官、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及盪者爲之、則漫羨而無所歸心、

農家者流、蓋出於農稷之官、播百穀、勸耕桑、以足衣食、故孔子曰、所重民食、此其所長也、及鄙者爲之、以爲無所事聖王、欲使君臣並耕、誖上下之序、

群書治要卷第十四